

專訪陳芳明先生

中文二 林家琪、劉承欣

受訪者：陳芳明先生

訪問者：林家琪、劉承欣

訪問時間：2003年12月17日下午3：30～4：10

2003年12月24日下午3：20～4：10

陳芳明先生的簡介

陳芳明，1947年生於高雄左營。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、台灣大學研究所碩士，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候選人。

他在1967年於校內組水晶詩社，當時蕭蕭、羅青皆為社員，並寫下生平第一篇詩論〈關於張默〈現代詩的投影〉〉。1971年1月在台大成立「龍族詩社」。1973年2月出版第一本詩集《含憂草》，同年六月取得碩士學位。1974年出版第一本詩評論《鏡子與影子》，九月前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。

赴美後，接觸到台灣歷史的真相，開始投身政治運動，1979年8月和許信良合辦《美麗島週報》，同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，對他的生命歷程和學術思考影響很大。

1974年他被列入海外黑名單，直到1989年6月才獲准返台一個月。1991年7月出版了《謝雪紅評傳：落土不凋的雨花》。1992年8月回台接任民主進步黨文宣部主任，於1995年卸任。

重返學界後，先後擔任靜宜大學中文系講師(1995年)、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(1999年8月)，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，開設台灣文學史與台灣文學研究相關課程。

附註：參考《陳芳明精選集》／陳義芝編(九歌出版社，2003年)

引言

我們訪問的對象，是在本校中文系教授台灣文學史的陳芳明老師。他在課堂上，有時嚴肅地為我們釐清台灣的過去和未來，有時激烈地辨正某些錯誤的思想，由他的評論文章，可見其對歷史的嚴肅態度；而他的散文卻充滿浪漫情懷，對於這樣一位理性認真、感性而純真的學者作家，不禁使我們想更深入去知悉他的生長背景，請教他對歷史、政治的看法，以下是我們根據訪談內容，整理出他

的生平事蹟、心路歷程及對現況的看法，希望藉此能更了解他本人。

為什麼要學歷史——歷史記憶的重要

過去我們學到的歷史多是非切身關係的人事物，如那些帝王、英雄烈士的事蹟，這類歷史的共通性就是描述一些很偉大或做大事的人，全都是屬於雄偉的歷史，英文叫 grand-history，意思是什麼事情都有強烈的雄偉人格、壯闊人生。例如我們講西洋史會不斷提到1812年拿破崙征俄失敗的歷史，就好像那年只發生這件事情一樣，難道真的沒有其他的歷史存在嗎？其實每天都有歷史發生，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是歷史的一部份，但是史書並不會記載，我們所見的歷史多半是當權者篩選過的歷史片段，而一般老百姓真實的人生，卻往往被忽略不談。少數人的英雄事蹟並不等於我們的生活，但過去我們所學的卻只有這些大歷史，這代表我們的歷史教育有問題。老師曾提到，他到了美國之後，就讀華盛頓大學，在他們的圖書館中發現許多禁書，那時候他才接觸到二二八事件的真相，發現竟有難以計數的屠殺事件，尤其在他出生地的高雄更加慘烈，使他十分震撼，覺得對自己的土地有所虧欠。這正是錯誤的歷史教育，所造成歷史失憶的現象。

而我們為什麼要了解歷史？因為先了解自己的歷史才

會有主體，亦可區別自己與別人的不同。歷史又與我們的生命主體、人格、知識成長有關係，因此了解歷史就是要了解生命定位的所在，所以歷史是人格的延伸、生命的延伸和文化的延伸。在過去女性一直處於弱勢的地位，受男性意識的擺佈，缺少了正確解讀歷史的能力，無從發現造成自身悲劇的原因，而男性為了延續權力，改造了女性的歷史記憶，使女性蒙受不平等的待遇卻無法反抗，因此沒有了歷史記憶，就沒有主導、改造自我命運的意識。

參與政治運動的心路歷程

契機

老師參與政治運動，主要是因為1979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（又稱高雄事件），眼見許多朋友，只是與當時政府的理念不合，就被抓去獄中，在他享受美國自由民主的同時，遠觀自己的故鄉卻是這樣沒有民主、沒有自由，覺得既悲憤又痛心，認為應挺身而出為朋友發言。

從事工作

當時老師與許信良合辦《美麗島週報》，撰寫散文、詩、評論等文章，分析台灣的政治局勢，關心台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。由於參與寫作的人實在太少，一方面為了充實版面，一方面不願使讀者覺得寫作的人都相同，所以每

次都得用不同的筆名來投稿。他寫政論時用「施敏輝」，文學批評或歷史傳記用「宋冬陽」，詩和散文則用「陳嘉農」，後來筆名也在回台後沿用，解嚴後便不再使用了。

列入海外黑名單

在他被列入黑名單後，有些朋友知道此事，便不願跟他往來，因此他有時會有很深的感嘆。老師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在研究所很好的朋友，在海外時，曾打電話約我見面，我十分高興，與他聊了一個晚上。他要走前跟我說：『芳明，因為我還要回台灣，我們這次見面，就別跟人家提起好不好？』我就告訴他，如果真的那麼怕就不該打給我，我真的感到很惆悵，平生有一種相見不如不見的感覺。也有人來跟我見面，拍了照片，但卻要求不要外流。他們一方面想和我維持感情，卻又不想讓人知道和我有來往，雖然這是人的本性，但對於會害怕的人，我就不要讓他害怕，乾脆不再往來；但對於那些願意與我通信、寄東西的人，我都十分感謝，我也因此了解誰是我真正的朋友。有的人還問我，何必說話說到讓自己回不了家呢？我感到十分奇怪，有問題的應是當時的政治體制，該批判的是體制而不是我啊！」

由於被列入海外黑名單，使他十五年無法回台，這對他整個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傷害，他父母彷彿失去了一個兒子，他的子女也被迫在美國受教育。老師曾寫了一篇文章

表達自己對女兒的感情（請參考〈霧是我的女兒〉一文），因為語言隔閡，使老師必須透過翻譯，才能讓他的女兒了解他所要表達的情感。其實這些對他來說是一輩子的創傷，但是他認為自己不能一直活在傷害當中，為了要改善歷史記憶的缺陷，也為了下一代，他必須要回台灣。

回到故鄉的心情

老師剛回來時，不太適應台灣的空氣污染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他曾說道：「我很喜歡喝咖啡，但回來台灣就鬧過一次笑話，像在美國一元可以喝到飽，而台灣一杯咖啡就一百六十元，我想既然那麼貴就多喝幾杯，結果算錢時才知道不可以續杯，所以三杯就四百八十元了。」還有他也不太能適應交通狀況，雖然在美國開了二十年的車，但回台四年後才敢開車，所有一切都得重新學習。

回到台灣之後他住在台北，由於離鄉已久，台北已成為像東京、香港等現代化的都市，所以不覺得自己回到了故鄉，有種故鄉變他鄉的感覺。他回台灣第二天到左營，在清晨五六點的時候突然聽到雞鳴，他不禁回想起大學時代聯考前夕，每當聽到雞叫，就會起來背單字的往事，那個聲音對他來說太熟悉了，所以眼淚也就掉下來了，他當時就告訴自己：「我回台灣了！」直到那天他才有回鄉的感覺。老師也提到回來後，很喜歡聽年輕人交談，因為語言不太一樣，覺得很多事對他來說都十分新

鮮。

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

他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初期，民進黨的票數只有百分之二十，且不被國民黨允許存在，但他認為民進黨是有潛能的，只要選舉票數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，國民黨就無法任意將他們解散，它就會變成一個有實力的政黨。從1992年他負責文宣工作後，除了維持台獨主張之外，也關心到台灣人民的社會、文化、經濟等等，文宣開始從激進走向溫和，而使中間選民漸漸靠攏，那年民進黨拿到了百分之三十的選票，整個黨的氣勢也拉高了。

對老師來說，能回到台灣是十分高興的事，因為長期被國民黨放逐在海外，終於可以回來將他在海外的理念予以實踐，他的父母也很高興兒子能夠回台，只是擔心他任職文宣部主任一事，直到後來，他父親才漸漸能了解他所致力的事情。

記者曾問及他回來後的感想，他說：「我回來不是要懷念過去，而是要改變未來。」他認為一個學歷史的人，明知道台灣要改變，就該站在歷史現場，而他要做的是一個主導的人物，這是他決意要回來的原因之一。

雖然他參與政治運動的過程，帶給他和他家人很大的傷害，但是他覺得改變歷史是要付出代價的，他也跟父親說，因為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沒有解決，所以他現在才須

出來解決問題。

左翼文學之路

研究左派文學對老師幫助極大，他剛出國時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，當時他對中國的事情還很著迷，看了許多中國的書和電影，開始接觸左派思想，他後來寫《謝雪紅評傳》，也是因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已十分熟悉，而想了解更多台灣的共產黨。

研究台灣共產黨歷史，使他更了解台灣，撰寫《謝雪紅評傳》，使他意識到自己過去的想法，帶有男性沙文主義，也開啟了他對女性主義、後現代主義、後殖民主義的研究。這些對他後來研究台灣文學史有很大的幫助。

老師也認為左派的思考，使他在全球化、資本化的現在，能去思考台灣的主體性，能從另外一個角度，看到台灣所面臨的危機，而知識就是要解決人的問題，他參加政治運動，即是受到左派思想的影響。左派的實踐就是要幫弱勢的、處於下層的族群發聲，他當時年紀很輕，懷抱著浪漫與理想，所以有衝勁去參與政治運動，他認為歷史只給一次機會，若不去實踐就會後悔，便鼓起勇氣離開學校，沒想到這一離開就是二十年，儘管如此，他還是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對現今民主政治、社會現況的看法

老師提到，在扁政府成立時，看到有些人把權力看得比當初的理想還重要，雖然他曾感到失望，但他從不絕望，畢竟現在的政府較以往好很多了，不若以前的政府會攔截他的信件，檢查他的思想，甚至將他列入黑名單不讓他回來，還有所有法官、軍人都得加入國民黨，反觀民進黨執政，不但讓司法和軍隊獨立，更重要的是也沒有黨營事業，不會去經營銀行、經營航空、賣股票等等。雖然各黨都有缺點，但民主就是在所有政黨中，選出一個較好的政黨，要達成民主，就是必須一步一步慢慢改變。現今的民主已十分開放，即使有人批評國家元首，也不像以前會有被逮捕的危險，他也相信現在的政府，能夠慢慢將台灣帶領到一個更民主的境界。

給我們的建議

老師告訴我們，學生除了讀書之外，也要多關心社會，還有在看自己科系的書之餘，也應盡量多方涉獵，看看如歷史、哲學、社會學及女性主義的書等，最重要的是要增強外文能力，尤其是英文和日文。

結語

老師是個懷抱熱情去擁抱生命的人，雖然他曾不幸經歷了政治上的迫害，甚至造成他一輩子的遺憾與傷害，但他的理想絲毫沒有動搖，他對於台灣這片土地，表現出一

股強烈的情感，讓我們為之動容，亦受到些許鼓舞。

他在一開始就強調歷史記憶的重要性，也曾說：歷史失憶症是殖民地的特徵。台灣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之久，由於文化背景差異，和日本帝國主義心態作祟，台灣人對歷史感到陌生，而在戰後，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時期的陰影，亦使大眾不敢也不願談論這些歷史，黨化教育下造成了歷史失憶症，是否也意味著是一種「被殖民」的悲哀呢？

唯有了解歷史的真相，才會有主體意識，也才能激起對自己土地的情感，使我們不再只是用漠不關心的態度，無視於自我對歷史事件的無知，也許個人愛台灣、愛故鄉的情感，應該要從了解周遭和社會起步。